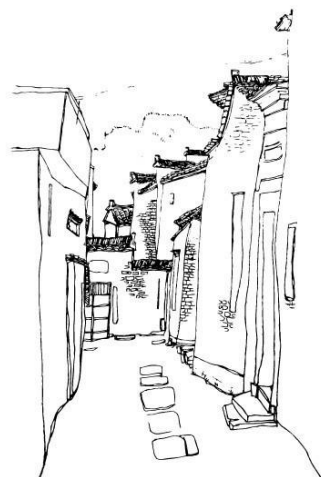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风物迹忆



游磧口古镇

五一长假,二侄子邀我一起出行,他的本意就是在呼和浩特周边转一转,首选地是准格尔大峡谷(包子塔)。准格尔大峡谷我已经去过多次,平时歇个周休,松松闲闲也就转完了。于是,我和他商量看看山西磧口,离呼和浩特有多远的路程?答曰:500多公里。第二天吃过午饭,我和二哥一家子直奔磧口。

磧口是黄河边一座古镇,在吕梁山中,也山西临县的一个古渡口。古时候,黄河下游凶险,上游来往的船只,往往在磧口停泊转旱路。在这里老店铺、老字号、老房子上有明清风格的砖雕、木雕、石刻,到处是文化,遍地见艺术。漫步在五里长街上,仿佛穿越了一个时空隧道,一下走进了历史,一切都那么悠远、深沉、厚重。

来磧口古镇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,那一年老友兴军邀请我们两口子一同去古镇,可是由于种种原因,我俩没能前行,实属遗憾。我从他拍回来的图片,感受到了古镇的人文厚重,因此也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。

那天到磧口古镇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,天渐黑,安顿好住宿就匆匆忙忙地去找餐厅,吃依然是我们这一家子永恒不变的主题。在这里,山西菜是特色,就和呼和浩特大召附近的旧城饭菜差不多,过油肉、木须肉等,当然最有特色的招牌菜是黄河鲤鱼,我们要了一条,吃起来土腥味太重,一点儿也不如我的家乡黄河鲤鱼好吃。我一股劲儿地喝汤,二哥知道我不怎么爱吃,就吵着让侄子要羊肉。侄子说:“离开内蒙古才6个小时,就跑来山西吃羊肉?让人家笑话咱内蒙古人呀!”这才阻止了二哥胡作非为的愿望。

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,开始转悠这个古镇,古镇的街道、店铺是清代山区传统建筑的典范。主街道顺着卧虎山,从东开始,沿湫水河西去,再逆黄河北上,时曲时折。更有趣的是,古镇后街只有200余米,却转了十八道弯,这些建筑完全依地形而建,

街道都用石头铺砌,店铺都是平板门,门前都有高圪台。在主街道南有二道街、三道街,一条比一条短,形成了梯形的建筑格局。

据记载,磧口店铺大规模修建是从清乾隆年间开始的,道光年间,全镇已有店铺60余个,到民国五年,店铺林立,除本县外还有包头、河曲、绥德、府谷、孟门、汾阳、孝义、介休、平遥等地人开的店铺,多达204家。

我边走边看,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,不停地给朋友圈传送视频。一个多小时下来,就把古镇全部转完了,在山下正好和二哥打了一个照面。二哥是糖尿病早晨起来急需找吃的,这样我俩选择了一个摊子就坐下了。我俩各种小吃都要了一点儿,想的是哪个好就吃哪个。一堆早点上来了,顺口的不多,凑乎吃还可以。这时二哥说看看这儿的羊杂割好吃不?羊杂割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羊杂碎,只不过这里的羊杂割与我们那儿的羊杂碎相比,完全突破你对羊杂碎丰富想象的底线了。这碗端上来的羊杂割是由下列内容组合而成,白菜、豆腐、粉条、海带和少的不能再少的杂碎。端起来先喝了一口汤,瞎寡没味,一筷子捞下去顿时就没有了食欲。

磧口是河中乱石堆积的意思。由于磧的大量沙石堆积,使河床由几百米猛缩为几十米,河水像一头被惹怒的雄狮,浊浪排空,自古有“黄河行船,谈磧色变”之说。黄河第一磧就是著名的壶口瀑布,黄河第二磧是大同磧,位于黄河晋陕峡谷中部,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城南48公里处,磧口古镇就坐落在大同磧一侧,并因此得名。

磧口古镇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清建筑活化石,后来由于铁路和陆路的发展,使黄河这条黄金水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磧口也由于水路的衰败,反而使这个昔日著名黄河码头商贸古镇远离了繁华,身份转换成为了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偏远小镇。或许正是这种交通闭塞,才把古镇的原貌完整地保留下来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磧口古镇可以说是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吧!文/杜洪涛

◎ 往事情怀



烧山药

坐在沙发上边嗑瓜子边喝茶,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连续剧,

突然一股浓烈的烧糊味扑鼻而来,才想起了烧在炉坑里的山药,于是马上去刨山药。可好,虽糊了点但不十分严重,磕打了一下灰尘,就了点咸菜细嚼慢咽也有一番风味,很好。吃着吃着想起了儿时的烧山药的小故事: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集体吃食堂,由于粮食紧张,一日三餐清汤寡水,灰青叶子汤加玉米面窝头,就这也不能管饱肚子,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小子,正是身体发育时期,消化功能强,并且爱动不好静,加之飞跃进时代农活较重较紧,加班突击是常有的事,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,此话不假,整天起来饥肠饿肚,没有饱的时候。

在当时,人们的思想觉悟空前地高,自觉性很强,虽然饿肚子不舒服,但违法乱纪的事根本不敢想、不敢做,就连连个山药充下饥也不敢明目张胆,只有强忍,饿得实在忍不住时那也得瞅个合适时机人对、手对时偷偷地炒点烧点,急打慌忙半生不熟装在口袋里,瞅没人的时候边干活边偷偷地吃上几口,以解燃眉之急。记得有一次秋收时节,队长分配我和老猴、小海三个人赶上牛车从地里往回拉山药入窖,老猴是组长,老猴这个人从小就胆子大脑子灵,遇事办法也多,因此在我们同龄中尊他为老大。

拉了一回又一回,拉了四五回的时候,肚子空了,浑身无力,实在是干不动了,看了一下时间还早,收工不行,这时老猴说队长让今天一定要拉完,如果拉不完不但挨批评还得扣工分,没办法坚持干吧,要不你俩去拉,我寻个地方烧上几个山药咱吃上点好有劲干。说罢就走了,我俩继续拉。又拉了两回估摸山药差不多熟了我们就一起去刨,刨出来磕打了一下把这半生不熟的山药装在口袋里,山药个头不大数量也不多,每人也就三四个,小海手快可能多拿了一两个,拿着山药边走边吃,老猴嘴快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。吃完后就问小海要多拿的那两个,小海不但不给也加快了吃的速度,老猴见软的不行,就来硬的,这时小海手里的山药也就一两个了,见老猴要抢,站起就跑。眼看老猴追了上来没办法急中生智,把山药塞进嘴里,心想这回你可能不抢了吧。老猴见把山药塞在嘴里没希望了,抢上也吃不成了,于是恼羞成怒急步上前,双手把小海的嘴紧紧捂住,山药把小海的嘴烫的生疼,双眼掉泪,捂了一会儿觉得没温度了才放手。小海大张着嘴,满嘴燎泡疼得直哼哼,这时我俩傻眼了,这可是闹出乱子了,怎么办呀?俩人抓耳挠腮没办法,关键时刻还是老猴有办法。

他和我们说这事就咱三个人知道,说出去谁也不好,我看咱回去就和队长说小海往车上

倒山药不小心,把嘴碰在车牙箱上扎破了,这样也许还能按工伤每天给记五分工,过两天好了就没事了。可万万没想到事与愿违,小海的口腔发炎了,肿的水米难进,没办法只有求医问药了,于是找大夫打针输液,过了两三天总算治好了。一颗烧山药不但让我俩担惊受怕还白白地花费掉十几元钱,真是得不偿失!事虽过去五十多年了,但回想起童年记忆犹新,想起童年生活,想起儿时的烧山药,记起饭给饥人吃的情景,至今回味无穷。文/郝飞龙

◎ 闲看简说



相亲

田姐最近挺忙活。她那年近三十的宝贝儿子小柏,到现在还没女朋友,为了早点抱上孙子,田姐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,她逢人就拜托,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挖掘资源,早点帮她那小子娶上个好媳妇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况且小柏的自身素质并不差,所以在浩浩荡荡的相亲对象中,彼此印象过得去、还有进一步交往空间的,也不是没有。可是,当交谈的话题进一步深入,落到国计民生的房子问题的时候,原本看上去就要萌芽的恋情却一次次卡壳。女方退出的原因,在说法上虽然或直或弯地小有差别,核心却只有一个:小柏没有房子,确切地说,是没有拥有独立房产证的房子——田姐那90平方米的两居,虽然也装得下日后小柏娶妻生子,但是很遗憾,那房不“独立”,所以不算数。

这下田姐可真急了,眼看着目力所及的范围内,“长相和工作全不如小柏”的,都出双入对甚至携妻将雏了,自己的宝贝儿子要模样有模样,要工作有工作,怎么就娶不上个可心的媳妇呢?她半宿半宿地失眠,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,怎么想都觉得是自己把孩子耽误了——没给他买下一处独立的房子,害这么好的孩子落了单儿……思前想后,她脑子里忽然电光火石地闪过一个灵感:要赶快把房产证上老伴的名字换成小柏的,这样再遇上合适的姑娘,小柏的婚事就不会再因为房子的问题而搁浅,只要他顺顺当地恋爱结婚,自己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了。

她把那个伟大的计划说出

来,立刻遭到了老伴和女儿的反。老伴说:要这样的话,那闺女是看上了咱儿子呢,还是看上了房子?这样的感情基础不牢靠,万一碰上一个三心二意的,以后再认识个比咱家房子大,日子比咱家舒坦的,还不得离婚?到那个时候,你更糟心!女儿说,你把房本改成小柏的名字,从此你跟我爸就成了无房产了。婆婆媳妇一块儿过日子,总免不了马勺碰锅沿,碰上个好说话儿的,还能容你在这将就住着,碰上个泼的混的,到时候把你轰出去,我看你怎么办!田姐听了这话,心里虽有点发虚,嘴可还是硬的:怎么办?大不了我跟你爸出去租房住,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,怎么过还不是一样?

租房住?老两口辛辛苦苦地奋斗了一辈子,到老就落下这么一套房子,现在为了那个还不知是什么样的弟媳妇,宁可出去租房住!小柏的姐姐这个恼啊,她不明白一辈子要强的母亲怎么变得这样,媳妇还没娶进门,倒先学会了看人脸色,心里一急,说话自然也没了好口气。田姐一看这个,也火了:“我知道,这房子要是写了小柏的名儿,就亏欠了你。可你好歹丈夫、儿子的都妥当了,就先凑合着帮你弟弟把媳妇娶进来,行不行!你的那一份,我跟你爸省吃俭用,早晚都给你,我当妈的跟你保证,这一碗水能端平!”

姐姐听她妈把话说到到这个份儿上,二话没说,穿了衣服走人——原本是掏心掏肺地担心父母老来受苦,却没想到母亲居然这样冤枉自己……乖巧顺从了几十年的她,平生第一次来了志气:该说的都已经说透了,母亲愿意糊涂也是她自己乐意,随她怎么闹腾去,她这个当闺女的绝不再多一句嘴!

小柏这下也不干了,平白无故地得罪了一直疼他的姐姐不说,弄得自个儿也掉价:“你儿子的条件也不差啊?怎么就沦落到非得揣着房本儿去换媳妇了?”田姐一听这话,心里也窝囊:“介绍人说了,现在相亲的时候女方看房本,也不是光咱家。你自个儿也不是不知道,咱因为没房子,错过的好姑娘还少吗?你们一个个的,都有眼光、有志气,就我这个当妈的没出息……”她越说越想越委屈,靠在床头大哭起来。

委屈归委屈,田姐最后还是力排众议,把房产证上的房主姓名换成了小柏的名字,而小柏经不住母亲苦口婆心的规劝甚至要挟,终于带了房产证去相亲。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,最近介绍的这一个跟他倒是心诚意笃的,深入交往的意愿似乎比他还热切。可是小柏的心里却总是疙疙瘩瘩的,这样先验资后合作的一单恋爱,到底靠不靠谱?文/阿简